

## 脸谱臆测

鲁 迅

对于戏剧，我完全是外行。但遇到研究中国戏剧的文章，有时也看一看。近来的中国戏是否有象征主义，或中国戏里有无象征手法的问题，我是觉得很有趣味的。

伯鸿先生在《戏》周刊十一期（《中华日报》副刊）上，说起脸谱，承认了中国戏有时用象征的手法，“比如白表‘奸诈’，红表‘忠勇’，黑表‘威猛’，蓝表‘妖异’，金表‘神灵’之类，实与西洋的白表‘纯洁清静’，黑表‘悲哀’，红表‘热烈’，黄金色表‘光荣’和‘努力’并无不同”，这就是“色的象征”，虽然比较的单纯，低级。

这似乎也很不错，但再一想，却又生了疑问，因为白表奸诈，红表忠勇之类，是只以在脸上为限，一到别的地方，白就并不象征奸诈，红也不表示忠勇了。

对于中国戏剧史，我又是完全的外行。我只知道古时候（南北朝）的扮演故事，是带假面的，这假面上，大约一定得表示出这角色的特征，一面也是这角色的脸相的规定。古代的假面和现在的打脸的关系，好像还没有人研究过，假使有那些关系，那么，“白表奸诈”之类，就恐怕只是人物的分类，却并非象征手法了。

中国古来就喜欢讲“相人术”，但自然和现在的“相面”不同，并非从气色上看出祸福来，而是所谓“诚于中，必形于外”，要从脸相上辨别这人的好坏的方法。一般的人们，也有这一种意见的，我们在现在，还常听到“看他样子就不是好人”这一类话。这“样子”的具体的表现，就是戏剧上的“脸谱”。富贵人全无心

肝，只知道自私自利，吃得白白胖胖，什么都做得出，于是白就表了奸诈。红表忠勇，是从关云长的“面如重枣”来的。“重枣”是怎样的枣子，我不知道，要之，总是红色的罢。在实际上，忠勇的人思想较为简单，不会神经衰弱，面皮也容易发红，倘使他要永远中立，自称“第三种人”，精神上就不免时时痛苦，脸上一块青，一块白，终于显出白鼻子来了。黑表威猛，更是极平常的事，整年在战场上驰驱，脸孔怎会不黑，擦着雪花膏的公子，是一定不肯自己出面去战斗的。

士君子常在一门一门的将人们分类，平民也在分类，我想，这“脸谱”，便是优伶和看客公司逐渐议定的分类图。不过平民的辨别，感受的力量，是没有士君子那么细腻的。况且我们古时候戏台的搭法，又和罗马不同，使看客非常散漫，表现倘不加重，他们就觉不到，看不清。这么一来，各类人物的脸谱，就不能不夸大化，漫画化，这么一来，各类人物的脸谱，就不能不夸大化，漫画化，甚而至于到得后来，弄得希奇古怪，和实际离得很远，好像象征手法了。

脸谱，当然自有它本身的意义的，但我总觉得并非象征手法，而且在舞台的构造和看客的程度和古代不同的时候，它更不过是一种赘疣，无须扶持它的存在了。然而用在别一种有意义的玩艺上，在现在，我却以为还是很有兴趣的。

# 人 性

郁达夫

温柔敦厚，诗人之旨。我国的国民性向来就是这样，所以克己复礼，每以忠恕之道待人。结果，就成了爱好和平，宁人负我，毋我负人的习俗。但是被迫得厉害，当然也会和耻近乎勇地愤激起来。文王一怒，非要把凶猛，残酷，贪得无厌，奸杀残暴诸种恶德铲尽不可。

可是人性里带有兽性，同兽性里带有人性一样。敌人的残暴恶毒，虽是一般的现象，但兽尚且有时会表露人性，人终也会有时会表现本性的无疑。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丁祭之前，黄牛被宰，衣冠士夫，丁宁致祭的时候，就是牛眼里也会流泪。子鹿被掳，母鹿与悲，骨肉之爱，本来是人兽相同的。

淮尔特说，从丑恶中发现出美来，是艺术家的职分。所以，我也说，从兽性中去发掘人性，也是温柔敦厚的诗人之旨。

# 人 生 哲 学

歌 德

人生每一阶段都有某种与之相应的哲学。

儿童是现实主义者：他对梨和苹果的存在深信不疑，正像他对自己的存在深信不疑一样。

青年人处于内在激情的风暴之中，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内心，于是预感到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变成了理想主义者。但是成年人的一切理由使他成为怀疑主义者：他完全应当怀疑他所选择的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是否正确。他在行动之前和行动当中，有一切理由使他的理智总是不停地活动，免得后来为一项错误的选择而懊悔不已。

但是当他老了，他就会承认自己是神秘主义者：他看到许多东西似乎都是由偶然的机遇决定的；愚蠢会成功而智慧会失败；好运和歹运都出乎意外地落了个同样的下场；现在是如此，而且从来就是如此，以致老年人对现在、过去和未来所存在的事物总是给以默然承认。

# 花

兰 波

从一级金色的阶梯上——在丝带和青烟的缭绕中，在碧绿的天鹅绒和阳光下青铜般幽光闪闪的晶莹的水面之间——我看到了，在一块由金银、眼睛、香发精心织就的绿茵上，万花吐蕊，争奇斗艳。

一片片金黄嵌在玛瑙上，桃花心木的圆柱稳稳地高擎着一顶翡翠绿的穹隆。白缎的花束，红宝石的纤细的嫩茎簇拥着似水的玫瑰。

满天，宛若睁着蓝眼，化作白雪之形的上帝，把簇簇鲜嫩的玫瑰吸到这大理石般的水面。

# 负 重

里尔克

我们总是必须将最重的东西当成基础，而那也正是我们所肩负的任务。

人生重重地压在我们的身上，它的重量越重，我们就越深入人生之中。必须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不是快乐，而是人生。

人生非得这样不可。假如在年轻时便急着把人生变得前卫且肤浅，或是将人生变得轻率且轻浮的话，那只是放弃了认真地接受人生乐趣及放弃了真正担当人生责任的机会，而靠自己固有的本性去感受人生，并且停止了追求生命价值的努力。

但是，这对人生而言，并不意味着任何的进步。这只是意味着抗拒人生无限的宽广与其可能性的表示。而我们被要求的是——去爱惜重大的任务及学习与重大任务交往。

在重大的任务中，隐藏着好意的力量，也隐藏了使我们变成有用之才，及带给我们生之意义的使命。

我们也应该在重大的任务中，拥有我们自己的喜悦、幸福及梦想。我们只要将这美丽的背景放到我们的眼前，幸福与喜悦就会清楚地浮现出来，这样我们才能开始体会其中之美。

我们高贵的微笑在重大任务的黑暗中，也拥有某种意味。那就是——我们只能在这个黑暗中，当它犹如梦幻般的光在一瞬间大放光明时，清楚地看见围绕在我们身边的奇迹与宝藏。

# 敬 业

奥勒留

早晨当你不情愿起床时，让这一思想出现——我正起来去做一个人的工作。如果你是要去做你因此而存在、因此而被带入这一世界的工作，那么你还会有什么不满意呢？难道你是为了躲在温暖的被子里睡眠而生的吗？虽然这是较愉快的。——那你的存在是为了获取快乐，而全然不是为了行动和尽力？你没有看到小小的植物、小鸟、蚂蚁、蜘蛛、蜜蜂都在一起工作，从而有条不紊地尽它们在宇宙中的职分吗？你不愿做一个人的工作，不愿做那合乎你本性的事吗？当然休息也是必要的。休息是必要的，但自然也为之确定了界限，她为吃喝玩乐规定了界限，你的欲望往往会使你越过这些限制，出了既定的范围；而你对工作却不是这样，在还没有做你能做的之前就停止了。所以你不爱你自己，因为，如果你爱，你就应该爱你的本性及其意志。那些热爱他们各自的技艺的人都在工作中忙得精疲力尽，他们没有洗浴，没有食物；而你对你的本性的尊重却甚至还不如杂耍艺人尊重杂耍技艺、舞蹈家尊重舞蹈技艺、聚财者尊重他的金钱，或者虚荣者尊重他小小的虚荣。这些人，当他们对一件事怀有一种强烈的爱好时，宁肯不吃不睡也要完善他们所关心的事情。而在你的眼里，难道有益于社会的行为是讨厌的，竟不值得你劳作的吗？

# 天 道 自 然

歌 德

她以肉眼看不见的演出自娱，对于我们，她的演出是极为重要的。

她使每个儿童都来研究她，每个傻瓜都来判断她，可是成千上万的人从她身边走过，却什么也没有发现。而她却从所有的这些人身上得到乐趣，发现她的益处。

人即使是在抗拒她的规律的时候，也是在服从她的规律，既反对她，又离不开她。

她的每一种赐予都是好的，因为首先她赐予的都是人不可或缺的。她姗姗而来，害得我们望眼欲穿；她匆匆而去，为的是使我们不致对她感到厌倦。

她没有语言也没有文字，但是她创造出了能够感受和说话的心灵和舌头。

她的最高荣誉是爱。我们只有通过爱才能同她接近。她使所有的事物各个有别，但所有的事物却极力要融合到一起。她使事物互不雷同，其实正是要使它们融合在一体。她用她那爱之怀里的玉液琼浆补偿我们生活中的不胜烦恼。

她就是一切。她酬赏自己又惩罚自己。她从自己身上得到喜悦，但又感到苦恼。她既粗鲁又温柔，既仁爱又凶恶，既软弱又力大无穷。每个事物都永远是她的化身。



## 敏 感

休 谟

有些人的感情很敏感，因而非常容易受到生活中种种偶然遭遇的影响，每个成功和顺利的事件都使他兴高采烈，而一旦处于逆境或遭到不幸时就垂头丧气，沉溺于强烈的悲伤之中。给他一些恩惠和提拔，就能很容易地得到他的好感与友谊，而稍微伤害了他一点，就会招致他的愤怒和怨恨。得到点尊重和夸奖，他会得意忘形，略受轻蔑，他就受不住。毫无疑问，这样品性的人，同沉着冷静的人相比，他总是有更多的得意和快活，自然也有更多的刺骨和忧愁。但是如要权衡一下事情的轻重，如果一个人能完全主宰他自己的气质，就一定宁愿具有沉着冷静的品格，因为命运的好坏，不是我们自己可以随意支配的。何况在生活中让人能得到巨大欢乐的事常常并不比使人感到巨大痛苦的事多。这样，敏感的人能尝到欢乐的机会就一定少于尝到痛苦折磨的机会。这样的人在生活中是很容易不检点、不谨慎的，也就很容易犯错误，这些错误常常是无可挽回的。

生活中的好运或倒霉的事，我们自己是很少能做得了主的。但是我们可以很好地选择我们所读的书籍，所参与的娱乐活动，所保持的友情关系。完美无缺的境界是达不到的，不过每个有智慧的人总该把他的幸福立足于他自身，对于全靠其他条件才能获致的幸福，如敏感的人所追求的那些东西，他不去追求。

# 求 知

培 根

求知可以作为消遣，可以作为装饰，也可以增长才干。

当你孤独寂寞时，阅读可以消遣。当你高谈阔论时，知识可供装饰。当你处世行事时，正确运用知识意味着力量。懂得事物因果的人是幸福的。有实际经验的人虽能够办理个别性的事务，但若要综观整体，运筹全局，却惟有掌握知识方能办到。

求知太慢会痴情，为装潢而求知是自欺欺人，完全照书本条条办事会变成偏执的书呆子。

求知可以改进人的天性，而实验又可以改进知识本身。人的天性犹如野生的花草，求知学习好比修剪移栽。实习尝试则可检验修正知识全身的真伪。

## 有限的知识

伽利略

他兴致勃勃地走进一家酒店，以为能看到某人在用弓轻轻触动小提琴的弦，但看见的却是有人正用指尖敲着一只杯子的杯口，使它发出清脆的响声。可当他后来观察到，黄蜂、蚊子与苍蝇不是像鸟雀那样，靠气息发出断续的啼叫声，而是靠翅膀的快速振动，发生一种不间断的嗡嗡声时，与其说他的好奇心越发强烈了，毋宁说他在如何产生声音的学问方面变得蒙昧了，因为他的全部阅历都不足以使他理解或相信：蟋蟀尽管不会飞，却能用振翅而非气息发出那样和谐且响亮的声音。此后，当他以为除了上述发声方式之外，几乎已不可能另有他法时，他又知道了各式各样的风琴、喇叭、笛子和弦乐器，种类繁多，直到那种含在嘴里、以口腔为共鸣体、以气息为声音媒介物的奇特方式而吹奏的铁簧片。这时他以为自己无所不晓了，可等他捉到一只蝉后，却又陷入前所未有的无知和愕然之中：无论堵住蝉口还是按住蝉翅，他却无法减弱蝉那极其尖锐的鸣叫声，而不见蝉颤动躯壳或其他什么部位。他将蝉翻转过来，看见它的脸部下有几片硬而薄的软骨，以为响声发自软骨的振动，就将它折断，以止住蝉鸣。但是一切终归徒然。直到他用针刺透了蝉壳，也没有让蝉及其声音窒息。最后，他依然未能断定，那鸣叫声是否发自软骨。从此，他感到自己的知识太贫乏了，问他声音是如何产生的，他坦率地说知道某些方法，但他笃信还会有上百种人所不知的、难以想象的方法。

## 认识能力（外一篇）

康 德

认识能力的缺陷要么是心灵软弱，要么是心灵病态。就认识能力而言，灵魂的疾病主要可以概括为两类，一是忧郁症（疑病），一是精神失常（躁狂症）。前一种病人似乎意识到，他的思想活动进行得不正常是因为他的理性不具有足够的力量控制自己去调节思路，去终止或推动它。在他心里一会儿是高兴，一会儿是忧伤，脾气的变幻就像他不得不忍受的天气一样。后一种疾病是思想的一种任意活动。它有自己的（主观的）规则，但这个规则却与那些和经验法则相符合的（客观的）规则背道而驰。

头脑简单的人、聪明的人、愚妄之徒、傻瓜和呆子，他们不仅在程度上，而且在心灵紊乱的质上与精神失常的人不同，他们还不至于因为自己的缺陷进入疯人院。在疯人院里，一个人即使年龄上已达到成熟和强壮，却在最起码的生活事务上不得不由他人料理。带有激情的癫狂是狂气，它往往能够自发地、不由自主地迸发出来，而且是在诗兴结合着天才时才产生。这样一种一方面更加敏捷另一方面却毫无规则的意象之流的汹涌，当它与理性汇合时就被称为迷狂。在同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意向上愁肠百结，便如在丧失爱人时，从痛苦中寻求安慰，这是抑郁狂。迷信类似于癫狂，而迷狂则类似于狂想症。

激 情

因为激情（或多或少）使人盲目。大自然仍然将这种素质植

入我们心中，这是大自然的智慧，要在理性还没有达到足够坚强之前，暂时地施以约束，即在内心向善的道德冲动之上，再加上活生生的生理（感情）刺激的冲动。作为理性的临时代用品。因为除此而外，激情就其本身而言任何时候都是不聪明的，它使人没有能力去追求自己的目的。因而故意让激情从心中产生出来是不明智的。但理性却仍然可以从道德——善的观念中，通过将理性的理念与隶属于其下的真理（例证）联结起来，而产生出意志的某种活跃，这样，理性就可以不是作为激情的结果，而是作为激情的原因而向善的行为中灌注生气，同时，理性还在一直施行着约束，而产生出一种向善的热忱，只不过这种热情终归还是只能属于欲望能力，而不能算作一种更强烈的感性的感情，即激情。

# 目标 · 天才

罗 素

## 目 标

人类在把生活视为一个整体的倾向上面大有差别。在有些人心目中，这种看法是很自然的，而且认为能以相当快慰的心情来做这一步是幸福的关键。在另一些人，人生是一串不相连续的故事，既谈不到有趣的动作，也谈不到统一性。我认为前一种人生观比后一种更有可能获得幸福，因为那种人会慢慢地造成他们能够快慰和自尊的环境，不像后一种随着情势的推移，东一下西一下地乱撞，永远找不到什么出路。视人生为一整体的习惯，无论在智慧方面还是在道德方面，应该在教育上加以鼓励。始终一致的目标不足以使生活幸福，但几乎是生活幸福的必要条件。

## 天 才

人类从普通人中选出一部分人，把他们隔离开来，并且告诉他们他们在品德上他们胜过别人，势必要使这些人居于普通人之上。在古代的君王或号称为“伟大”的人物中间，这种情形是很普遍的。

只有少数杰出人物，对全人类怀有深厚的爱，对人类所遭受的痛苦和灾难不忍熟视无睹。他们终于把一切个人利害置之度外，挺身而出，以悲天悯人的精神，力图首先在思想上然后在行动上打开一条出路，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使将来的生活多一些快乐，少一些像今天这样的可以防止发生的痛苦。

## 两 条 路

里克特

新年的夜晚。一位老人仁立在窗前。他悲戚地举目遥望苍天，繁星宛若玉色的百合漂浮在澄静的湖面上。老人又低头看看地面，几个比他自己更加无望的生命正走向它们的归宿——坟墓。老人在通往那块地方的路上，也已经消磨掉六十个寒暑了。在那旅途中，他除了有过失神和懊悔之外，再也没有得到任何别的东西。他老态龙钟，头脑空虚，心绪忧郁，一把年纪折磨着老人。

年轻时代的情景浮现在老人眼前，他回想起那庄严的时刻，父亲将他置于两条道路的入口——一条路通往阳光灿烂的升平世界，田野里丰收在望，柔和悦耳的歌声四方回荡；另一条路却将行人引入漆黑的无底深渊，从那里涌流出来的是毒液而不是泉水，蛇蟒满处蠕动，吐着舌箭。

老人仰望夜空，苦恼地失声喊道：“青春啊，回来！父亲哟，把我重新放回人生的入口吧，我会选择一条正路的！”可是，父亲以及他自己的黄金时代都一去不复返了。

他看见阴暗的沼泽地上空闪烁着幽光，那光亮游移明灭，瞬息即逝了。那是他轻抛浪掷的年华。他看见天空中一颗流星陨落下来，消失在黑暗之中。那是他自身的象征。徒然的懊丧像一支利箭射穿了老人的心脏。他记起了早年和自己一同踏入生活的伙伴们，他们走的是高尚、勤奋的道路，在这新年的夜晚，载誉而归，无比快乐。

高耸的教堂钟楼鸣响了，钟声使他回忆起儿时双亲对他这浪子的疼爱。他想起了困惑时父母的教诲，想起了父母为他的幸福

所作的祈祷。强烈的羞愧和悲伤使他不敢再多看一眼父亲居留的天堂。老人的眼睛黯然失神，泪珠儿泫然坠下，他绝望地大声呼唤：“回来，我的青春！回来呀！”

老人的青春真的回来了。原来，刚才那些只不过是他在新年夜晚打盹儿时做的一个梦。尽管他确实犯过一些错误，眼下却还年轻。他虔诚地感谢上天，时光仍然是属于他自己的，他还没有堕入漆黑的深渊，尽可以自由地踏上那条正路，进入福地洞天，丰硕的庄稼在那里的阳光下起伏翻浪。

依然在人生的大门口徘徊逡巡，踌躇着不知该走哪条路的人们，记住吧，等到岁月流逝，你们在黧黑的山路上步履踉跄时，再来痛苦地叫喊，“青春啊，回来！还我韶华”，那只能是徒劳的了。



# 爱 好

福克斯

爱好使人健康？它能使你的生活步伐协调，在生活的竞赛中名列前茅，延年益寿，健康快乐。

选择爱好固然重要，但如何从事这项爱好尤为重要。如果集邮使一位银行行长屈身于书房之中，午夜后依然雅兴未尽，却不能舒展一下筋骨，在长时间的办公室工作后轻松轻松，那就很难说这对他是一项健康的爱好。然而，对于一个整天敲钉子的木匠来说，集邮却是很好的消遣。

要挑选那种能使你的生活更加协调的爱好。无论什么样的爱好，都要能使你从无聊乏味的小圈子中走出来，进入一个兴趣盎然的伟大世界。